



自觉遵守观演礼仪理应是一种共识。然而,近年来,一方面是随着艺术的普及,新观众不断入场,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些基本常识了然于胸,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知行合一,因忽视观演礼仪而影响他人观演感受,甚至影响演出正常进行,抑或侵害舞台艺术版权的行为,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新舞台、新空间、新演绎塑造了新的观演关系,丰富多样的演出样态,也对相应的观演礼仪提出了不同要求。

戏院、剧场或音乐厅等演艺空间是舞台艺术表演者和观众同时“在场”的公共空间。这意味着,演出的顺利进行不仅仰赖于演出单位台前幕后的表演者、舞台监督、灯光师等创作人员,以及检票员、引导员、安保人员等工作人员,现场观演的每一位观众,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观众在踏入室内舞台艺术表演场地的那一刻,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场演出必不可少的一环。适时的掌声、喝彩声可以表达观众对演出的肯定和对创作人员的鼓励与感谢,直观反馈演出效果,是观演双方进行正向交流的重要方式。

与电影放映、露天流行歌曲演唱会等休闲场合不同,在剧院、艺术中心、音乐厅等专业场馆进行的室内演出通常属于社交场合,因而在一般公共秩序的基础之上,还存在相应的礼仪规范,对在场人的着装和行为举止有一定的要求。

对于观众而言,演出期间适时保持安静,演出结束后鼓掌感谢,或许是较为通行的基本规则;未经允许,不以摄影、摄像、录音等方式记录或传播演出内容,是维护舞台艺术作品版权的法律底线。当然,不同的艺术样式对于何时鼓掌、何时喝彩的规约略有区别。

悠久的历史,为我国戏曲艺术赋予了约定俗成的欣赏习惯。在表演过程中的某些节点,叫好和鼓掌通常是为戏曲演员所期待的。目前,在一些保留传统形制的戏院,观演期间亦允许饮茶。

话剧、音乐剧、歌剧、芭蕾舞剧等其他戏剧艺术样式由外国传入,在我国的演出历史虽百年有余,但依然相对年轻,其观演习惯亦与我国本土传统艺术有所区别,而与国际惯例基本一致,即演出期间不叫好、不饮食,关闭闪光灯或手机等的光源以帮助表演者专注于表演,安全演出。通常情况下,观众席区域场灯的关闭或调暗、启幕的钟声响起、大幕拉开,等等,都是演出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幕间换场时,往往会关闭或调暗舞台区域的灯光,更换台上的景片和道具,演员有时也在这间隙下台更换服饰。演出结束后,全体演员会一一上场,向在场的观众鞠躬致谢,观众可以在这时拍照或录像。

若再做细分,话剧、音乐剧与歌剧、芭蕾舞剧在演出形制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管弦乐团现场伴奏,因此,鼓掌的节点也略有不同。话剧和音乐剧在开场时即须保持安静。在国内院团演出时,可以在演员完成某个精彩场面之后,或幕间,在不影响演出继续正常进行的前提下鼓掌。歌剧、芭蕾舞剧在有管弦乐团伴奏的情况下,观众可以关注指挥。指挥通常在场钟响起后、演员登台前登场。指挥在进入乐池后,或中场休息前、演出结束后,会面向观众点头或鞠躬致意,此时观众可以鼓掌表示欢迎或感谢。

观看儿童戏剧,是协助少年儿童逐步建立观演礼仪意识的良好契机。作为国

家级专业儿童戏剧艺术院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为中国儿童剧场制作了卡通动画片来宣传观演礼仪,在剧作演出开始前循环播放。宣传片选用小观众们喜爱的儿童戏剧《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的形象,以幽默风趣的对话,让到场的大小观众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明了观剧礼仪。此外,部分优秀儿童戏剧作品则录制了剧作专属语音提示,在演出正式开始前播放,用剧中人物和情境将小观众带入剧作的故事语境,向他们介绍观演规范,帮助他们提前“入戏”。从实际观演情况来看,这两种方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值得借鉴。

除戏剧类演出之外,音乐类演出在我国也广受青睐。交响乐、室内乐、独奏等器乐演奏会,以及合唱、独唱等声乐演唱会,在表演者登场时和作品完成后鼓掌为宜。“乐章之间不宜鼓掌”,是写在大多数观演须知中的一条,因为有些曲目由多个乐章连缀而成。但在没有亲自演奏或演唱过,或手边没有乐谱对照的情况下,判断哪个是乐章之间的停顿,哪个是曲目完成后的停顿,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注意观察指挥和演奏员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指挥面向观众致意时,观众的掌声是一种礼貌性回应;演奏员以弓子敲击乐谱、拍膝、跺脚、起立、鞠躬等方式表示感谢时,观众也可以鼓掌应和。演出完全结束时,如果掌声热烈且连续不断,艺术家可能会返场加演,返场作品一般最多3首。如果掌声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之情,可以起立鼓掌,甚至喝彩。当然,如果对演出不够满意,观众可以保留不鼓掌的权利。

有时,表演者为了增加与现场观众的交流,还会引入互动环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打破通行规则,灵活应对。当然,互动的前提是,不干扰演出继续进行,不对演员产生负面影响。在话剧表演中,演员可能会向观众发问,或走到观众席间表演或邀请观众参与演出等;在某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交响乐或合唱作品的表演中,指挥也会明确邀请观众参与演出。观众根据演员或指挥提示,跟随曲调节奏打出节拍,或吟唱歌曲,或回答问题,与艺术家共同完成创作,换一种方式享受演出,何乐而不为?

以人民为中心,是文艺工作的导向。创作者是否可以时刻牢牢抓住每位观众的注意力,是舞台艺术演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个人都有享受艺术的权利,都有第一次踏入剧院的经历。如果剧院经营和管理者的目光,是把演出场地打造成艺术爱好者的港湾,那么,如何抱着“我家大门常打开”的心态,将每一位进入剧院的观众视作第一次来访的客人进行服务和引导,帮助大家以便捷的方式了解观演注意事项,使更多人更好地领略室内舞台艺术的魅力,或许是现阶段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在相关场所推行简明易识别的符号提醒;是否可以尝试在每场演出的场刊上加印尽可能详尽的文明观演须知等等。

我国是礼仪之邦,礼乐制度源远流长,以艺术化育人心由来已久。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今天的人们,可以欣赏到古今中外的优秀现场舞台艺术作品。而尊重艺术多样性,建设新时代剧场文化,建立和谐观演关系,需要艺术创作者、剧院管理者和观众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创美好未来。

据《文汇报》

唢呐何以“圈粉”年轻人

前段时间,上海音乐学院唢呐博士刘雯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吹响一曲《百鸟朝凤》,社交平台弹幕上满是“唢呐一响,燃爆全场”的留言。如今,唢呐这一传统乐器正以破竹之势闯入年轻人的世界,掀起一阵热潮。

这一古老乐器的“逆袭”,绝非偶然。唢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便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明代后期,随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唢呐逐渐被老百姓接纳和喜爱。它是迎亲时的热闹欢腾,是送别亲人时的沉痛哀伤,融入中国人的礼俗生活和文化记忆,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情感。

在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唢呐是每逢过年,大街小巷奏响《步步高》《金蛇狂舞》的喜庆氛围;是《西游记》《水浒传》等经典影视剧中,英雄豪杰登场时激动人心的伴奏……这种浸润在生活肌理中的文化印记,如同深埋在血脉中的基因。当他们接触到唢呐的那一刻,那些潜藏的记忆就被唤醒,使他们对唢呐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但曾经,不少人认为唢呐很“土气”,这种观念甚至一度影响了这门乐器的传承。一段时间里,传承人断代、受众面较窄、创新后劲不足,是摆在不少唢呐艺人面前的现实难题。一代代唢呐艺人用匠心不断发扬和传承,探索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演绎方式。有单班吹奏,也有群体演奏;有街头院落的自由吹奏,也有登上舞台按谱表演;有传统曲牌也有流行歌曲……如今,唢呐艺术呈现出更多样的色彩,为其重新

进入大众视野奠定了基础。

从“土”到“潮”,唢呐重获关注,离不开年轻一代对传统民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们将唢呐与国漫、游戏融合,如《黑神话:悟空》的配乐里,嘹亮高亢的唢呐声直冲云霄,一下子将玩家带入了传统神话故事;民乐博主“川子唢呐”将唢呐与电音碰撞,唢呐的表现力被无限拓展;无锡交响乐团尝试唢呐与弦乐跨界对话,将AI算法生成的北斗卫星轨道音型融入乐章。在年轻人手中,唢呐可以横贯古今、中与西、雅与俗,这些跨界尝试赋予传统民乐全新的生命力。唢呐的高亢、张扬、热烈,成为追求潮流、表达个性的新选择。

于唢呐传承而言,“破圈”还需要随着不断更新的文化和审美需求,探索更多的路径。民乐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要获得更多人认可,应当进一步普及相关知识,助力唢呐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去年开始,浙江省文化馆开设公益唢呐课,吸引近500人报名,40天时间里,学员们从零基础,到能够完整合奏一首曲子,热情满满。当这一传统乐器的陌生感和距离感逐渐消失,年轻人自发从爱好者成为传承者,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

今天,年轻人用独特的审美视角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文化自觉的回归,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写照。期待每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载着年轻一代勇往直前的精神,创造更多的可能。

据“学习强国”平台

“像”可能是影视作品的大困扰

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评委会主席姜文说:“电影最可怕的是都很像……年轻人进来的话,最好别跟原来的电影像。”这段话引起了很多观众共鸣。也许大家对这样的场景不陌生,相互交流影视作品时,说着甲片,不知不觉同乙片、丙片混为一谈。

话又说回来,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当然是分类型的,武侠、科幻、爱情、刑侦等,每种类型都有一些剧情和元素的相似性,要想从头到脚、完完全全“闻所未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不过,真正好的类型片,一定是在六七分的“像”之外有那么三四分不像,让人看得进、记得住,才能从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反之,就会泯然众人,被观众厌弃。这几年,以往大卖的漫威超级英雄影片不灵了,就犯了这一毛病,每部的“像”带来的腻味要负很大责任。

不可否认,从电影史、艺术史维度看,相像是一种常态,并且构成了传承。成龙动作片对巴斯特·基顿默片场景的重现充满敬意也充满新意,姜文在《一步之遥》开头一边复刻《教父》名场面,一边一本正经地留下自己的光影笔迹,邵艺辉的作品被认为延续了20世纪上海文华公司的风格。这样的像,谁曰不宜?谁又会忽视创作者本人的存在?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像,而在于只有像、没有不像。当不像的部分鲜明起来,就意味着真正强大的创作主体出现了。

北影节结束,“五一档”接续。几部影片的主创都在求新、求变,但这些实验,恐怕还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了。

《大风杀》导演张琪在刑侦片、西部电影这两个类型方面都锐意创新,辛柏青饰

演的角色更是具备了犯罪心理学的深度。这一点在转化为具体场景时,有诺兰《蝙蝠侠:黑暗骑士》一般的处理。有意思的是,影片基调又跟导演当年的《西风烈》颇为相像,情绪和形式都给得非常足。它们的问题也有点像,即故事和主题偏弱,高潮部分的力道没能给上去。

《猎金·游戏》和《人生开门红》的主创更明显地在追求不像。然而,前者剧情零碎,人物关系几乎都是“两两相望”而没有交织,不同演员的表演差别过大,这些弊病还达不到探讨像与不像、类型与反类型的层面。后者在有意超越常规喜剧模式时,现实思考和奇妙幻想两个目标彼此割裂,自相拉扯。

“像”已然成为困扰电影业的负资产,成因复杂,表现不一。不过,如果我们把焦点从影片和影片的关系、作者和作者的渊源上挪开,重新回到电影和世界的关系上,问题和答案也就豁然开朗了。归根到底,创作的原动力和原料,仍然要从人类的生活中来,而不是从其他作品作者那里来。进而,创作的目的也就不再是像或不像,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主流、社会的本质、人性的深处。为此,创作者要具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进而实现以艺术个性为时代代言的目标。

档期之后还有档期,周末之后还有周末。各式各样的噱头终将过去,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留在沙滩上发光。当观众说“我们想看新电影”时,其实要说的是,他们想感受一种因电影艺术而理想化了的美,既似曾相识又收获惊喜。这种美不但令人喜悦、满足,更使人憧憬、向往。

据《人民日报》